

一根深扎进心里拔不出来的“倒刺”

——电视剧《白色城堡》观后

王 一 川

我是带着一丝美学警觉去观看40集医疗题材剧《白色城堡》的，原因在于这几年来已经看过一些同类题材剧了，再看就需要有新收获或新理由才对得起耗时观剧的宝贵时间。不少观众应该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吧？

看着看着，我确实感受到了它的新颖的美学冲击力及其触及的思想敏锐度：通过讲述燕都大学附属安康医院急诊科王扬鸣等“四杰”的治病救人故事，不仅逼真地和专业地再现了医院急诊科的救死扶伤现实，而且进而披露出发自医疗行业人士内心的人性深处的灵魂拷问：这场灵魂性拷问历程，就高度形象地浓缩在那根深扎进主人公王扬鸣和他师父心里的“倒刺”中。

真实可信和行业反思

该剧的扑面而来的新鲜感在于，表现了医疗行业剧应有的真实可信度和行业或专业的反思意识。

由于依托医生自己撰写的小说原著改编而成，它真实而又专业地再现了急诊科医生遭遇的紧急救治病人、面对医疗事故的处理状况、没完没了的医患纠纷等真实状况。比如第29集和30集刻画主人公王扬鸣在抢救退伍老兵老杨时，本来过程很顺利，但结尾在手术成功一瞬间想到刘非进入课题组而自己不比他差。这一闪念间让他没有及时排净管里空气而造成栓塞，差点让老杨送命，幸好抢救及时。此后他自责不已，感觉自己不配做医生，甚至不顾医生们劝阻而选择向患者坦白，引发患者家属的起诉和赔偿要求。这种自责和坦白的冲动正在来自于他心里的那根“倒刺”。

要紧的是，该剧没有停留于医疗行业逼真状况和专业意识的展示上，而是通过医生袒露对于从事医疗行业的自我反思，而具备了一定的思想深度。恰如剧中祖闻达医生所说，每个医生心里都有一座墓园，只有竭尽所能，永远不再犯相同的错误，才是真正的祭奠。这类格言警句在剧情中的随处嵌入和贴

合，深化了全剧的医疗行业特色和医学深度，从而产生出既真实可信而又冷峻反思的双重美学效果。

为了增强剧情吸引力，该剧对原著所作的两方面改编给人印象深刻：一是强化戏剧性冲突，这表现为安排王扬鸣与刘非之间从头到尾都陷入生死竞争关系中，导致全剧充满悬念，激发起观众的好奇心；二是让本来没有辞职想法的路易一再要求辞职，致使主人公王扬鸣的成长历程一再被延宕，从而将观众诱导入主人公自己的对于医生职业的自我反思状况中。这表明，它有理由跨越此前一些医疗行业剧的美学表现力，抵达更新和更高的自我反思高度。

医生良知及其代际传承

看过该剧，我感受深刻的一点在于，它透过路易和王扬鸣之间的师徒情，披露了医生良知及其代际传承历程。当面对患者的生命危险时，急诊科医生是不顾一切地选择救人一命，还是首先顾及医疗规范及医院安全？王扬鸣一进入急诊科就不得不面对这道选择题。他秉承的朴素信条在于，“我是医生，我得救人”。即便屡遇险情并导致留任一再遇挫，或者甚至面临被开除的危险，也依然故我地坚持下来。而实际上正是路易一直坚持的原则。可以说，路易堪称为了救死扶伤而甘愿奉献一切的全剧灵魂性人物，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将这种精神传递到王扬鸣身上。

从这一组师徒关系，可以透视现代中国叙事文艺作品中主人公-帮手模式的代际传承轨迹。正像小说《创业史》中主人公梁生宝与其帮手王佐民之间的关系所呈现的那样，王扬鸣与其师傅路易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审美现代性或文艺现代性以来的一种新传统：主人公起初总是稚嫩的和弱小的，有待于神圣帮手的成功引导；而一旦获得这种思想启迪，主人公就能通过自身的充满原创性的和坚韧的行动而成长、壮大、成熟。

只不过，帮手从王佐民一代到路易

一代，其神圣性已经减弱了、或者处在自我消解的状况中。与王佐民当年的思想启迪是不容置疑的和权威性的不同，路易的引领固然有力和有效，但他自身却不断因本地地救人而违规，并且陷入自我质疑困境中，乃至总是想辞职。当帮手的神圣性被消解时，主人公的行业认同和自我认同历程难免会遭遇延宕的折磨。这种情形也可以视为当前中国思想文化界和人们日常生活过程中的一种症候的美学置换：当个体对人生道路选择时，什么样的方案才能把人导向安全、稳妥和成功之境？当遭遇上神圣帮手或者无法邂逅幸运女神眷顾时，个体怎样做才能够从逆境转入顺境或者化险为夷地通向成功？这应当是每个人都难免遭遇的日常人生困惑。

“倒刺”的美学价值

写到这里，我感觉这部剧所触碰到的远远不止是医疗行业的特殊性问题，而是所有行业乃至所有正常人都必然遭遇的普遍的人性症候：当你看到他人处在危险中时，你是立即出于人性能地果断施救或予以友情援助，还是按照行业规则或出于法律意识地先行考虑自保？该剧通过路易和王扬鸣之间的代际传承故事，实际上贡献出一种带有普遍性意义的想象式解决方案：尽管遵循行业规则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出于人性深层的人类“良知”才是第一要紧的。

第15集叙述王扬鸣与路易之间的“井底对话”，对于全剧主旨传达有着颇为关键的“点睛”作用：当王扬鸣向癌症晚期患者孙大爷承诺帮他住院以便撑到其在国外读书的女儿回来见最后一面时，感受到了巨大的刺激和疼痛。路易帮他分析说，每个人心里都有根刺，它不会扎别人而只会扎自己。你现在觉得自己心痛说明你还有良知。你的良知就像这根倒刺一样，会一直往里扎，直扎到你心里。你觉得这儿环境像什么？王扬鸣说像口井。路易接着赞同地说，这么多年我被困在这口井里出

不去，为什么？因为这根倒刺一直扎在心里拔不出来了。而你也跟我一样。

二人对话间，摄影机重复升到空中，俯瞰这一对在高大楼房底层竹林间对谈的师徒，仿佛两只渺小的“井底之蛙”，但他们内心有着自我崇高感和神圣感，并为此而焦灼不安。这场心性对话的美学功能在于，有力传达出这对师徒间的最大共通点：拥有基于人性而生的“良知”并因此而容易与医疗规范发生冲突，从而让自己时常遭受灵魂的创痛感。而一根深扎进心里的“倒刺”，恰是对师徒内心的“良知”状况的极形象比喻，从而展现出高浓度和高表现力的美学价值。

这让我不禁想到孟子的“良知”论和王阳明的以“致良知”为核心的心学传统的当代传承。孟子认为“良知”是个体的不学而能知、不虑而行，就连孩童也能做的言行举止，王阳明进而认为“良知”是“心之本体”，是发自“天理”的固有行为，同时又可以通过人的“心性”修为或“心学”智慧而习得和传承。

从路易与王扬鸣之间有关“倒刺”即“良知”的心性对话及其代际传承关联，可以见出该剧的自觉的心性智慧探究：医生首先和根本上是一个人，需要同时修炼自己作为普通人的“良知”和作为医生的“良知”。在一般情况下，这两种“良知”归根到底还是同一种“良知”：发自人性深处的善的本能，也就是生命至上和救死扶伤的本能。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作为普通人的“良知”与作为医生的“良知”或规矩之间，有可能存在差异并且发生相互冲突，正像剧中路易和王扬鸣所先后一再经历的急诊科医疗事件那样。向普通电视观众传递急诊科医生所一再承受的“良知”与医疗规范之间的尖锐冲突之灵魂性创痛感并引发其共情，也就是令他们内心在不自觉中生出同样的“倒刺”般创痛感，恰是该剧的显著成功点之所在。假如人人都像王路二人那样心里深扎进一根“倒刺”，那我们这个社会的“致良知”程度当会获得极大提升和改善。

由此看，该剧真正的思想启迪价值

在于，透过路易和王扬鸣在基于人性的“良知”与医疗行业规矩之间的艰难选择及其产生的“倒刺”般创痛感，再现了中国当代普通人所遭遇的人性选择困窘，袒露出发自人性深处的基于“良知”的灵魂性拷问，由此而可与当前深受“良知”问题困扰的普通观众形成内心深处的高度共情，给他们增添起在未来人生实践中继续探究“良知”问题的精神力量。

假如说到该剧是否存在可改进之处，或许其有关王扬鸣与女警察孟骄阳、路易与包小炔、刘非与王欢之间的曲折爱情戏表现，就略显复杂和拖沓

了，也有可能对其思想主旨的表达形成某种干扰。同时，其轻喜剧或外喜内正剧风格的选择和实施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增强悬念感和戏剧性张力等效果，但又可以有时仅仅停留于思想表达的浅表层次，从而让人感觉难于取舍。但该剧的美学探险精神本身是值得鼓励的，尤其是当其在破除医疗行业神秘感、让广大普通患者与医生之间在“良知”层面增强共识度方面迈出坚实一步之时。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白色城堡》通过“良知”与医疗行业规矩之间的艰难选择及其产生的“倒刺”般创痛感，再现了中国当代普通人所遭遇的人性选择困窘，给观众增添在未来人生实践中继续探究“良知”问题的精神力量

《消失的她》：有效的悬疑与冗余的爽感

刘 起

近期上映的悬疑电影《消失的她》，改编自法国戏剧《为孤独男人设下的陷阱》（1960），之后几次被翻拍为电影，如美国电影《失踪之谜》（1986）和苏联电影《为单身汉设下的陷阱》（1990）。

之所以被不断改编翻拍，因为这个故事是悬疑惊悚电影中一个经典模式的某种变形，即冒名顶替惊悚片。这个故事的模板天然就包含了悬疑电影最吸引人的几类元素：失踪、冒名顶替、危险的陌生人、侦探、谋杀、复仇等等。《消失的她》将故事背景放在东南亚某岛国，这一架空的设定，使主创有足够的空间在原故事的基础上做加法，不仅增加了叙事的复杂性且与悬疑感，同时加入了一些惊悚刺激的情节，如追车、追杀等。这种刺激感与爽感的加码，是否带来了类型叙事的某种升级？

有效的悬疑

《消失的她》的故事内核有着足够的离奇感与悬疑效果：一个男人声称妻子失踪了，但却忽然出现一个陌生的女人自称他的妻子，奇怪的是，周围的人也认定这个女人是他的妻子。消失的女人去了哪儿？陌生的女人有什么目的？男主角为何会一步步陷入无人相信并充满危险的境地？这个冒名顶替的故事存在着一种从始至终诱导观众处在提心吊胆的紧张情绪中的结构。

故事中，最亲密的人忽然变成了陌生人，揭示出一种潜在焦虑，即人对于亲密关系的不确定性。其实，所有类型电影都在处理一些威胁社会秩序的形式——暴力或人类的心理问题，悬疑电影处理的问题就是人类的精神状况——人类生存的一些深层恐惧，并通过叙事文本将这些潜在的焦虑外化与形象化。近年来，引发高度关注的几则杀妻案，如中国孕妇泰国坠崖案与杭州杀妻案，也为这个故事增加了几分现实感。《消失的她》之所以吸引人，正在于故事包含了人的多重焦虑，比如对亲密关系的不信任感、对自己身份的焦虑感以及人处在世界中的不安全感与危机感。

《消失的她》在改编过程中有效地复制了这种悬疑感，同时，在原故事的基础上加强了情节的复杂性、戏剧性的强度、戏剧转折的次数。对比美国改编版《失踪之谜》，我们能看到《消失的她》加入了哪些情节来增加故事的复杂

性。比如，加入男主角长期服用神经类药物 的设置，使故事有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即这一切都是因为男主角的精神分裂。这也是近年来心智游戏电影经常使用的一种模式，如《禁闭岛》《美丽心灵》等。律师陈麦讲述的畸形秀这一诡异恐怖的东南亚都市传说，使故事多了几分恐怖渗人的氛围。蜜月照片与监控视频中的妻子都变成了陌生的女人，使故事更加疑云密布。而杀手的跟踪追杀、证人被灭口，则引入了跨国犯罪集团绑架阴谋的潜在可能性。

叙事层面，《消失的她》的创作者用叙述诡计、视角转换等复杂的叙事技巧，取代了原故事相对简单朴素的全知叙事。《失踪之谜》用全知视角表现一个撒谎的男主角，《消失的她》中，则是通过第一人称的不可靠叙述，将男主角的谎言变成一个封闭性的叙述诡计，让观众跟随他的讲述陷入谜团丛生、深不见底的迷局中。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让观众很容易相信男主角受害者的身份。影片还增加了一些情节上的反转来制造紧张感，比如发现被剪辑替换过的监控视频、蜜月照摄影师失踪的线索、找到的证人被杀等，这些情节也将观众的心理预期引向犯罪集团绑架替换的阴谋论。

最大的改动则是设置了一出戏中戏，《失踪之谜》中，男主面对的迷局其实是警察布局引诱罪犯上钩，《消失的她》中的迷局则是女主角精心布局、层层设置的一出好戏。男主角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关键人物，妻子、警察、律师、证人、杀手、医生、小偷、酒吧老板等等，都是被安排的演员或被收买的路人。这些情节上的改动，无疑是为了增加故事的一波三折，使情节更加错综复杂，发展更加紧扣人心。

冗余的爽感

可以说，这些改编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影片的悬疑感与紧张感，也提升了刺激的强度与反转的爽感。然而，这些看似加码的情节设置，究竟是在类型叙事层面上升级了这个故事，还是画蛇添足、伤害了故事本身的合理性与逻辑性？

深入分析片中最核心的情节设置——一出演员众多、机关重重的复仇大戏，就会发现这些跌宕起伏的情节，看似增加了悬疑感与爽感，却很容易就沦为廉

价、浮夸的戏剧花招，从而变成类型电影叙事的某种陷阱，将原本具有现实质感与社会关注的类型故事，变成一则表面精彩刺激、内核却悬浮空洞的复仇爽片。

闺蜜自编自导的这出好戏，看似密不透风、天衣无缝，比如替换掉男主手机里的合影、女主的护照、监控视频，甚至伪造了假妻子身上的伤疤，对男主角的相处细节也掌握得一清二楚，包括随后出现的杀手、犯罪集团的窝点、以及证人被杀等安排，都能看出创作者的意图就是设置一出所有人都是演员的楚门秀，让男主彻底相信并深陷其中。然而，这些设置其实带来了很多致命的逻辑漏洞和事实谬误。

原作故事是舞台戏剧，其成立多少需要依靠戏剧的高度假定性，因此1986年的《失踪之谜》特意将故事放在一个封闭隔绝的滑雪度假地。为了完成这个局，原作中只有一个真警察、一个假妻子、一个假神父。而能够成功骗过男主角的关键，在于警察确实可以做到很多事让男主角信以为真。虽然这个局



看起来不如《消失的她》里的一出好戏刺激和精彩，但显然更合理、更真实。

《消失的她》中，警察、妻子、律师、杀手全是扮演的，在当下各种信息都很难被隐藏及作假的网络时代，这个骗局居然能骗过男主角，确实显得神通广大、爽感无限。但这样的故事显然牺牲了真实性与逻辑性。互联网的存在，使这出好戏的每一个环节，包括陈麦国际金牌律师的身份、假妻子的护照、警察的身份，都不堪一击。不得不说，这是一出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的“好戏”。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可以因为戏剧假定性而暂时对这些逻辑漏洞视而不见，但故事中精心布局杀妻、阴谋狡诈的男主角，却会如此马虎地陷入局中，任人摆布，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他知道妻子死亡的真相，本来应该更有防备心，但创作者却将他写成了一个在迷宫里任人摆布的工具人。其实，正是因为原作故事的高度迷离与不可思议，所以反而不适合给这个诱捕凶手的陷阱添加过多的细节，因为越多细节并不会显得

两难的选择

越真实，反而更容易露出破绽。

其实，在《消失的她》这个环环相扣的迷局中，创作者只要能夯实其中某一环，比如警察是真警察或闺蜜是真律师，就有可能布置出一个相对不容易被识破的局，建构更加稳固的故事基底。但创作者为了让这出复仇大戏更有戏剧性、观感更爽，就将整个故事变成一个没有现实感和逻辑性的空中楼阁。

为了与主宰银幕的视觉大片抗衡，传统的电影类型如悬疑片，似乎不得不在故事层面层层加码，以多线叙事、反转、叙事诡计这些复杂、烧脑的情节，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于是，追求过度的爽感、无限的反转，成为当下叙事电影的一种趋势。

编织更精巧、更多转折的故事，显然是类型叙事能力的一种提升，但这种

更错综复杂、跌宕起伏的故事，不应该以牺牲逻辑性和现实感为代价。类型电影虽然是一种娱乐形式，但从诞生之初，类型电影就有一个重要的功能——解决问题。类型电影总是以一个戏剧性结局解决它所隐含的现实的冲突，也因此，现实感是类型电影叙事不应忽视的坚实基础。如果过度追求爽感，创作就很容易迷失在无穷的反转与烧脑的叙述诡计中，使故事成为华而不实、徒有其表的速食品，从而牺牲了现实感与深度。

作为一部类型片，《消失的她》的文本改编确实在营造和推高悬疑感上下足了功夫，作为院线片这或许更能带来商业上的成功，但过度追求紧张感与刺激感，损伤了故事的逻辑性与影片的现实质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本片的艺术性——这其中的度如何把握，确实是摆在院线商业片创作者面前的一个两难选择。

（作者为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副研究员）



对比此前的原版戏剧，电影《消失的她》有效地复制了其悬疑感的同时，在原故事的基础上加强了情节的复杂性、戏剧性的强度、戏剧转折次数。然而，一些情节设置有悬乎浮夸的问题。虽然实现了观者爽感，但也带来一些逻辑漏洞